

# 鐵馬金戈大西南(六)

楊森

## 龍泉驛浴血奮戰

四川古稱天府之國，地大物博，物產豐隆，有清一代，都是利用四川的人力物力，經營康藏黔滇幾省的邊務。民國以後局面丕然二變，繼滇軍入川以後，黔軍也接踵而來，臥榻之側，豈容他人鼾睡？四川人同心合力以驅逐客軍為要務，並不是單純由於某一時期的特殊情勢所使然。

滇軍進薄成都，龍泉驛的浴血苦戰，在那一段時期，全四川的軍事領袖，可以說是齊心協力，保衛桑梓，這是四川軍隊空前未有的一次大聯合，奮勇爭先，義無反顧。就在龍泉驛這一處要隘，鄧錫侯的一名旅長陣亡，劉湘也有一位旅長負傷，我自己也在這一戰役中掛了彩，當時戰況的激烈，由此可想而知。

固守龍泉驛之役，我經常親臨前線督戰，座下一匹馬，腰上別一支手槍，身邊只帶幾名衛士，當時我統率的部隊將近兩個師，但是我每每進抵最前線，到達連營長作戰的位置上。曾經有一

次，我下令前鋒部隊，限時限制奪回一座小山頭，為了鼓舞士氣，我親自到第一線去督陣。小山頭上敵軍已經構築好了工事，他們躲在掩蔽物後，居高臨下，機關槍、步槍和手榴彈，交織成強烈的火網。這時候我看見有一位低級軍官，他奮勇的揮動手槍，高聲喝令他的士兵衝鋒，他自己領頭往前衝，槍林彈雨，在他前後左右的泥巴地面，激起了一簇簇的彈花塵土，他往前衝了好幾十步，回頭一看，一個人也沒有跟上來，他生氣極了，退回他部下趨趨不前的地方，暴跳如雷，破口大罵。

然後他厲聲再喊：弟兄們快向前衝，他又拔步急奔，猛衝過去，山頭上敵人的砲火更烈，他再回頭，依然還是沒有一個人跟上來。當時他憤恚已到極點，他又往回跑，跑到半路之中，他順手抄起一根打落在地上的樹枝，這一次他又吼又罵，掄舞樹枝向那些畏怯膽小的士兵一陣亂打，士兵們被打得又急又愧，發聲喊，端起步槍，一鼓作氣，就此克服了那座小山頭。

壯哉勇士！我在他們後面看得熱血沸騰，一踢馬腹，潑喇喇的直往山頭跑去，我的衛士一時跟不上，驚惶失措，相顧愕然。

我策馬驟馳到小山頭上，敵人還在倉皇的後退，不時回身打一兩槍，抵禦這邊強勁的攻勢，我找到了那名低級軍官，來不及下馬，我就僵伏在判官頭上問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他正廝殺得起勁，滿頭大汗，氣喘咻咻，一臉亢奮的紅光，見到是我，他肅立敬禮，報告我說：「我叫張琴。」

張琴，我聽說過這名字，曉得他是我部下的一位排長，我十分高興，俯身微笑的望着他，我說：「你很勇敢，我要送一樣東西給你。」

疆場上，槍林彈雨之中，急切間，我該送什麼東西給他呢？竊地，我想起了：「寶劍贈烈士，紅粉贈佳人」，我身畔沒有寶劍，我便將腰帶上插的那一支手槍，拔出來遞交給他。

這位張琴，從此成爲我軍中一員最驍勇的戰將，攻堅摧銳，身先士卒，十足有水滸傳石秀拚

命三郎的作風。龍泉驛之役過後不久，他的連長違犯軍律，我處分過了以後，就將張琴擢升為連長，後來他更因戰功洵升營長。我在四川打過無數陣仗，張琴可謂無役不從，他實在是為我拚命的幹，拚命的打，終於他捨生取義，壯烈成仁，使我時今仍然對他不能勝愴念。

由於當面之敵，是由我的舊屬朱德擔任指揮，龍泉驛情勢危殆，岌岌不可終日的時候，我為了絕路求生，挽救川軍覆滅的噩運，不惜親筆寫一封信，請朱德莫再逼人過甚，我希望他繞道而去，莫再進犯成都。在這封信裏，我曾經正告他說：倘若他逼急了我，困獸猶鬥，我未必就會屈服於他們的優勢兵力之下。

但是朱德正在躊躇滿志，以為成都指日可下，他怎肯聽我的勸，他不僅不接納我的忠言，反而認定我並非是為消弭兄弟鬩牆之計，而是我已窮途末路，換言之，是在向他求和。因此他越攻越急。

### 七拼八湊苦守成都

當時我鑒於所部傷亡過重，決心退入成都，重新整頓，然後徐圖反攻之計，但是我考慮再三，覺得自己的處境十分為難，因為我若自龍泉驛一退，川軍勢必全線崩潰，不復成軍。於是我暗暗的先派幹部入城，以最快的速度，先將成都守城防務佈署妥當。這時候我更發動成都市民，命人曉諭利害，請他們協同守城，從此編組市民，分段固守城垣。等到守城已有萬全之策，我這才下令前線各軍，乘一個月黑風高之夜，敵軍懈怠

不備，我遂棄守龍泉驛，安然轉進成都。

我所指揮的部隊全部撤入成都，按照早先的預定計劃，分門分段，各就各位，就此開始了成都攻防戰。

果然，我率部入城以後，滇軍跟蹤而至，兵臨城下，而川軍各部，至此以為大勢已去，爭先恐後，過成都而不入，紛紛的向灌縣退却。我在極端的頹勢之中，力挽狂瀾，施展鐵腕，費盡九牛二虎之力，才算極勉強的留下劉湘的一個師，同時我又強將熊克武、鄧錫侯、田頌堯、劉存厚等川軍將領，留在成都，請勿再退。

我決心依靠這支七拼八湊的隊伍守住成都。滇黔軍隊，越過了龍泉驛，趾高氣揚，不可一世，他們以為龍泉驛都已經佔據了，何慮成都不下？於是他們像潮水一般的湧向成都，旗幟如林，硝煙似霧，他們不分晝夜，全力攻城，但是我不久便已察覺，他們猛攻東南二門，却放着西北兩門不予攻打，看他們的意圖，似乎是想留下西北二路，容我們川軍從容退却。

接連七八天目不交睫，沒有睡覺，我的身體雖然強健，至此疲勞過度，人非鋼鐵澆鑄，實在難以支撐。我巡視四門，看到各部士兵大露疲態，心中覺得十分難過。

一直挨到了第九天，我勉力睜開惺忪睡眼，照舊督視四門防務，這時候，彷彿將士們已經輪流睡過了覺，我見到他們精神已稍恢復，有人在唱歌，有人在遊戲，而城外炮火猶仍熾烈如故。我長長的吁了一口氣，放心得多了，於是將守城門的重任，交付給我的得力幹部，我自己跑到成

都師範學校去洗個熱水澡。這時候，有人請我去開會，我昏昏沉沉的也就去了。一到會場，看見參加會議的人頗多，彷彿官商軍學，各界首腦人物都在，他們的視線全都集中在我身上，首先就有人告訴我說：

「督軍已經走了。」

「讓他走嘛。」我泰然自若的回答。

「我們還要不要打呢？」

「當然要打，」我拾拾澀重的眼簾：「我們先守住成都，休息幾天，再打出去。」

會場裏人人交頭接耳，盡是嗚嗚的低語之聲。

我不理，這時候又有人站起來高聲的講：

「都陰曆九月了，天氣漸漸的冷，士兵沒有衣服穿。」

「天氣只怕冷得還不厲害吧，」我說：「要是真的冷起來，我們且跟老百姓借點衣服。」

另一位軍官在遠處大聲的說：

「軍需部沒有錢了！」

這真是困難重重，看情形在座沒有一個主張打的，但是當時我在想，困難重重又有什麼關係呢？身為軍人，就應該從危難艱險中打出路，他們逼我越兇，我的鬥志越高，因此我也高聲的說：

「沒有錢就作沒有錢的打算。」

「沒有錢吃什麼餵？」那人振振有詞的質問我：

「有這麼些部隊在成都，他們都是要吃飯的呀！」

我還是毫無所謂的說：

「先吃城裏的存糧，打完了仗，將來我們再

「發不出餉又怎麼辦？」

「很簡單，沒有錢發餉，那就暫時不發。」

大會開到這裏，只好無結果而散，主降派的人見我語氣柔和，鬥志昂揚，從此也就不敢再跟我提議撤退，後來有許多朋友對我說：

「看你那天以不變應萬變的模樣，一心要打，不退不走，就好像你指揮部隊，什麼事情都可以解決。無餉也要打仗……」

我聽了，哈哈大笑。笑過以後我還要傲然的補上一句：

「那當然。」

開過了這一次會，跟着要做積極備戰的部署，我研判敵情，滇軍始終只攻東、南門，我懂得他們的意思，他們是想請我由西門或北門撤退。但是抱歉得很，我早已下定決心不再退了。

想起成都城裏不分軍民，想撤退的人一定很多，士各有志，不能相強。我召集官紳領袖再開一次會，我很誠懇的對他們說：

「要退却的，要講和的，從此請便，讓我們分道揚鑣。至於我，我是決定了要指揮我的人守城。」

### 蓉城飛將直下川南

開完會，我眼睛都睜不開了，回到寢室，倒在床舖上昏昏大睡，一連睡了四十八小時。醒轉來時，成都不但沒有失守，而且部隊都已輪流休息過了，人人容光煥發，精神振作，於是我下令，將隊伍調集到大操場來，我親自檢閱後，

來一次軍歌大合唱，歌聲雄壯，意氣更豪。我看差不多，大聲的宣佈說：

「滇軍圍城，以為必勝，所以他們兵驕將狂，按兵不動，妄想不戰而屈人之兵。我們川軍，却有保衛桑梓，維護地方的責任，把滇軍打出去，鞏固成都，肅清全川，成功與否，就在今朝！」

話說完，全軍歡聲雷動，官兵們摩拳擦掌，勇氣百倍，我知道士氣高昂，到了頂點，城牆上的大礮也發出怒吼，硝煙四散，彈下如雨，我們喊聲殺，勇往直前，衝鋒陷陣。滇軍見我們城門緊閉，一連好多天沒有動靜，認為勝券在握，一心準備我率隊逃走，他們就可以順利無阻的接收成都，心理上早已鬆懈，部隊展開，毫無防備，此刻沒想到我們突然全師反撲，川軍奮勇爭先，大有雷霆萬鈞之勢，因此他們一時措手不及，被我們衝得七零八落，四散奔逃。東線的主力一潰敗，南北兩支合圍的部隊，就怕被我們反包圍，聽到消息，趕緊向後轉，就這樣，成都之圍宣告解除。大隊滇軍化整為零，一路向川南潰退。

這一仗打得精彩，還不止此，我率領川軍打衝鋒，衝破了滇軍防線，一個收腳不住，居然跑到朱德和金漢鼎的前面去了，滇軍落在我們後頭，而我們前進的方向，又是正對着滇軍的堅固據點瀘州城，也就是說，我剛從重重包圍裏衝出來，又陷於置身敵軍之中的惡劣情勢。環顧川中，沒有一支友軍可以助我一臂之力，我衝到兩路滇軍中間，不但不能停留，而且非得快快的奔向預定目的地，因為我一停，後面蜂湧而來的滇軍敗

兵，勢必就會反過來成爲我的追兵，雙方相遇，萬一前後受敵，敵衆我寡，同時由於他們是在奪路而逃，圍成都他們儘管懶洋洋，這時候他們勢必要拚命，認真要拚，憑人數說我是拚不過的。所以我當時唯一的希望，便是以最快的速度趕到瀘州，給趙又新也來上一次奇兵突擊，但願他也一時不備，讓我一路順風的進瀘州，紮住陣腳，喘一口氣。

兵敗如山倒，敗兵之勢，有時候是要比得勝之師還要難以抵擋，我的憂慮並非毫無理由。滇軍大敗，他們向南逃竄的目的，正是要趕去跟趙又新瀘州之師會合，我跑到了他們的前頭，因此成了過河卒子，唯有趕緊向前，所以一路幾乎沒有休息，拚命跟滇軍賽跑。當時的危險，事後每次想到，都心有餘悸，記得我們日夜兼程跑到了隆昌，斯時得到情報，朱德等部，直向南部竄逃，在往下游合江方面而去，我心中已有一點把握了。再往前衝，越福集場和石洞兩處鄉鎮，就是瀘州，然而要攻瀘州縣城，還得渡過一條由自流井來的沱江，此河繞過瀘州城南，注入揚子江，它形成瀘州南部的天然屏障。

當時我軍兵力共有一萬多人，萬把人渡河，問題實在不簡單，尤其在瀘州附近的沱江，江面很寬，幾乎就跟揚子江般一段的寬度相等，我們抵達江邊的時候，但見波濤滾滾，四野靜悄悄的，江面之上，却奇蹟般的出現了一座臨時搭建的浮橋。

這真是有點不可思議了，趙又新怎麼會突發奇想，在沱江上搭起這座橋來了呢？難道是他有

未卜先知之能，曉得我親率大軍來攻，唯恐我無法飛渡，特地搭起橋來迎我攻城的？昨日之友，今日之敵，彼此立場不同，目的各異，當然不可能有這種事情，可是，浮橋是清清楚楚擺在眼前的呀！

猜不透趙又新搭橋的用意，兵貴神速，一萬多人的大隊伍，不能停在江邊，猶豫徘徊。即使趙又新安下了天羅地網，十面埋伏，我也只有硬起頭皮，直往前闖。

在江邊召集高級人員，緊急會商，許多人說：這條浮橋來得大有蹊蹺，過不得；又有人道：河寬橋長，部隊通過，目標這麼大，萬一敵方在對岸架幾門大砲，若干挺機關槍，那密集的火力，儘可以把我們攔在橋上，走頭無路。

但是也有人主張強渡，他們的論據是朱德、金漢鼎兩路敗軍，可能還在我們的後面，緊蹙不捨，在江邊時間就攔得久了，被他們追上來，雙方發生接觸，城內守軍利用浮橋衝出來支援，我們在河壩子上陷入包圍，一無隱蔽，二無工事，豈不是唯有引頸就戮，全軍覆滅的份嗎？

我沉吟片刻，心裏在想，趙又新的指揮作戰，只有我最清楚瞭解，他出身日本士官學校，投身行伍多年，迭經陣仗，謀略雖然略失粗疏，但是他行營佈陣，一向都採用的是正規辦法，故佈疑陣，實弄玄虛，這未免不太合乎他的個性。我對於他搭這一座浮橋的假想，一定是他已經聽說朱德、金漢鼎等部兵敗成都，在他的想像之中，潰敗下來的滇軍，必然會一面節節抵抗，一面向瀘州撤退，這樣才可以和瀘州的滇軍相會合，反攻

乎？撤走乎？統統要等會師以後，方始可作通盤的決定。因此，我敢斷定他這座浮橋是為迎接朱德、金漢鼎兩支敗軍而架的，目的在於接引敗軍進瀘州城。

### 楊參謀長你回來了

由於我從成都一路向瀘州挺進的時候，早將沿途的電話線破壞無遺，當時還沒有無線電通訊設備，趙又新困處瀘州，無法獲悉前方的情況。他不知道我部推進太快，已經衝到了敗退滇軍的前面，同時基於我對全川地理熟悉，挺進以來，時刻都在抄近路，什麼窮山惡嶺，危峯鳥道，我們都可以放心大胆的通過，不像滇軍，沿路且戰且走，因為他們還要應付四川老百姓和民軍的襲擊侵擾，於是我和後面敗軍的距離越拉越長。而滇軍自蔡松坡死後，各級部隊離心離德，各自為政，朱德在四川刮够了地皮，腰纏萬貫，打得下成都，他還能夠遂行其政治野心，做更大的官，發更大的財，如今部隊打垮，他實在是無心戀戰，撤退途中轉了一個彎，折向合江，我就料準了他在急切的想回雲南。

這許多變化，都是電訊中斷，情況不明的趙又新，他所絕對無法料到的。他一定是在那裏想，數萬滇軍攻成都，遭遇失敗，這樣一支大軍總不能全無音信，因此，瀘州方面當然是「南線無戰事」了，所以他還特地搭起了浮橋收容退兵，那曉得前方已經出了奇特而急遽的變化，朱德、金漢鼎等根本就沒有和他通消息，兩軍會合的打算，因而坐使川軍從「天」而降，兵臨城下。

一着之差，滿盤皆輸，趙又新瀘州之敗，滇軍盤踞四川前後歷時五六年，終於被我們打得落花流水，全軍肅清，與其說是趙又新的判斷錯誤，不如說是朱德等人因私害公，不顧大局，使趙又新成爲一支孤軍，無意中使我竟了全功。

當時，我因爲一路衝到瀘州城南沱江河岸，既不見警戒，又未曾遭遇任何情況，在舉行緊急會議，聚訟紛紜的時候，我心裏已經有所決定。移時，早先我派出去的斥候，回來報告，他過橋摸到那邊以後，但見瀘州城門大開，街上行人熙來攘往，城防鬆弛，全無戒備。

我聽完報告，決心立即攻城，先派一團人，繞道沱江上游，渡河進薄西門，我自己親率大隊，由南門衝進城裏。滇軍攻成都放開西門叫我逃，如今我也投桃報李，爽性把趙又新撤退必經之路，東北二門全不派兵，我只要他們讓出城池，就已經够心滿意足的了。更何況，我和趙又新還有一段私誼。他的部下，曾經也是我的部下呢。我軍大部抵達河河岸浮橋頭，我下了馬。回頭高聲一問：

「那個將我的軍旗，先高舉起來過河去？」

「我來！」

從我身後，轉出一條彪形大漢，虎背熊腰，威武精壯，他把軍旗接過，往我右前方一站。我高高的舉起右臂，厲聲一喝：

「兄弟們，進城！」

連衝呀殺的都沒有喊，掌旗官和我並肩衝刺，全軍弟兄，挺着明晃晃的刺刀，大隊人馬，就此上了浮橋，一口氣，衝進了瀘州縣城。大街上

，一個滇軍都不見，店舖開起大門在做生意，茶館裏高朋滿座，談笑風生，路上行人遇見我，有認識的，還跟我打招呼：「楊參謀長，你回來了？」

### 奇襲瀘州一戰成功

喊得我啼笑皆非，因為他們根本就不知道我已回到了川軍陣營，在成都打了一陣防禦戰，如今是領兵攻城來打仗的。他們以為我還在滇軍裏面，只不過出去耍了一陣呢。

派隊分頭搜索殘軍，並且立即部署防務，以備後面趕上來的滇軍力撲。我自己帶一營人到了司令部，門口還有幾個衛兵，見到他們的昔日老長官，敬禮也不是，打我也不是，我趕忙上前溫語相慰，請他們放下武器，吩咐我部下好好的招待他們，願走，願留，悉聽尊便。

心裏直在惴惴不安，依我之想，趙又新一定還在司令部裏，否則門口不會還有衛兵，昔日之友，今日之敵，我該用什麼樣的態度對待他呢？——硬起頭皮往裏走，這個滇軍司令部，還是我當參謀長時改建的，佈置擺設，和以前一模一樣，令我興起無窮的感慨，輕車熟路，進了司令部。與此同時，部下已將全屋搜查了一遍，我懸着的心放下來了，再也不會有意應場面，司令部裏的人跑得精光，大概他們已從後門倉皇出走。各辦公室整整齊齊，一切維持原狀，廚房煤爐上還坐着開水，滇軍第二軍司令部的朋友，這一次是名符其實的「僅以身免」。

長程跋涉，憂急緊張，又是一連幾夜不曾好

睡，此刻諸事粗定，我坐在司令室裏休息一下。倦意陣陣襲來，正想闔眼打個瞌睡，傳令兵來報告，朱德和金漢鼎的各一部已經接踵而至，他們正在城外，積極作攻城的準備。

於是我很心煩，心想趙又新他們說不定還不會逃出城去，而今朱德金漢鼎的落後隊伍又來得這樣快。從現在起當然是已經四門緊閉準備作戰了，這一來，他們怎麼辦呢？除了接受投降，似乎再也沒有第二條路走。

正在發怔，又有人一路叫嚷着來報告：

「趙又新打死了，打死了趙又新！」

這一驚，非同小可，我虎的一躍而起，奔出去，叫人帶我親自去看。急急忙忙跑到西門，城門已閉，街道上，橫七豎八躺了一地的屍首，我一眼看見趙又新的侄子；蹲在他叔父的屍身旁邊，捶胸頓足，嚎啕大哭。

我連忙趕過去，趙又新四仰八叉的仆倒在地，我把他輕輕的翻轉，只見他雙眼緊閉，面貌一如生前，胸部中了一顆子彈，鮮血已經流出很多。

他侄兒見我來了，拉住我，聲聲的哭喊。

我痛悼故友，深心憾恨，我對於他的後事，盡心盡力，從優辦理，我為趙又新挑選最好的棺木，盛子厚殮。趙又新的家屬，早在川滇戰事初起的時候，就已經回到雲南故里，當時在瀘州的趙氏親人，只有他一個侄兒。

經過了一個多月的籌備，我收齊了數萬銀元，交給他的侄兒，和趙氏生前的若干親信，請他們護送靈柩回雲南，這筆巨款，一部份作為他們

的川資和遣散費用，大部份交到趙太太的手裏，聊充遺屬的生活之需。那段時期，雖然我正在百忙之中，軍政各事，千頭萬緒，但是我仍以很多的時間，親自料理趙又新的身後各事，而且幾十年來，我每一想到這一大不幸，心中總是萬分不安，我一生最愛重朋友，偏偏有一位好朋友在這種情形之下喪生，公誼私交，難對友朋，即使四五十年後的今日，回憶至此，猶仍潸焉涕下。

剛進瀘州的那一天，我正在趙又新的靈堂裏灑淚，忽有緊急軍情報來，說是朱德、金漢鼎又向瀘州回竄。我滿心懷疑這個情報是否正確，但是為了有備無患，我仍然親上城牆，部署防務，一連備戰好幾天，終於證明情報錯誤；朱德金漢鼎早就下合江，逃出四川。——事後方知，當時他們恐懼我在他們之前，直向瀘州猛進，而他們更以為後面必有大批的川軍跟起來，他們也怕夾在兩軍之中腹背受敵，所以才改向下游合江一帶竄逃。

### 合江一役義釋滇將

朱德、金漢鼎竄抵合江附近，跟瀘州非常接近，因為合江瀘州是鄰縣，雙方隨時可以發生接觸，敗軍之將，不足以言勇，當時我若狠一狠心，把他們那支殘軍解決，活捉朱德金漢鼎，似乎也並不太難。但是由於趙又新的一死，使我傷心黯然，自次頗深，悲痛的心理沖淡了敵愾同仇的決心，我明知道朱金二人在合江徘徊逡巡，是他們窮途塞滯，無路可走，他們不敢東走綦江，假道貴州回雲南，而回滇的大路應該過瀘州，下納溪

，敘永，穿過貴州西北入雲南省境。我不忍將滇軍逼得過甚，叫他們的殘部都回不了家鄉。於是我派人送信去，發他們一筆薪餉，並且說明趙又新先生犧牲的經過，最後告訴他們，我的部隊決不出瀘城一步，希望他們慢慢的行進，從此川滇兩省，釋嫌修好，同為未竟的革命大業努力。

我的代表回來報告我說：朱、金兩旅殘餘的滇軍已經不多，他們自從攻打成都潰敗以後，一路急急奔逃，途中迭遇地方團隊、民軍和土匪，襲擊劫掠，無時無之，糧食輾重和槍枝，也不知道損失了多少，一個個衣衫不整，瑟瑟皇皇，根

本就沒有作戰的能力。好不容易逃到合江，却又碰到我率領大兵，入駐瀘州，恰好擋住了他們的歸路，以此他們認為這次會在四川死定了，軍中日夜都有哭聲。聽到我的代表朗誦縱釋滇軍的那一封信，人人感激涕零，當場有人喜極而泣，俄而想起我已經放了他們一條生路，從此回鄉有望，於是又有人歡呼萬歲，熱烈歡騰的氣氛，開始瀰漫全軍。我聽了他的報告，忽然想起英氣勃勃的蔡松坡先生，如今他的在天之靈，不知是否能夠見到當年氣吞河嶽的護國軍，在被野心投機份子充份利用過後，竟會落成這樣的下場？

滇軍入川，始則朝野俱慶，終而天怒人怨，如此週而復始，已歷十有餘年。四川人眼裏的滇軍，始終是四川的心腹大患，因為他們不但奸淫擄側，而且登堂入室，喧賓奪主，尤其川南川中一帶，十餘年來一向都是滇軍的勢力範圍區，橫征暴斂，民不聊生。所以這一次滇軍失敗得那麼慘，川人十餘年來的心腹之患一朝廓除，一方面固然是我們知己知彼，攻守有方，另一方面，也由於滇軍川民積怨已深，敗微一露，襲殺四起，使滇軍在任何地方都存身不住。因之，此次滇軍之敗，可說是敗在全川民衆之手。（未完）

## 請您利用「中美陸空聯運郵政包裹」

郵費低廉 運輸快速

親愛的公衆：

——您有親戚朋友、子女和兄弟姊妹在美國和歐洲嗎？或者您平時有業務關係和美國及歐洲等地區人士經常來往嗎？——逢年過節，慶賀紀念和業務需要，您想把我國特產作為禮物寄給他們表示祝賀、關懷的心意嗎？——郵寄這些禮物時，您覺得水陸路包裹太慢，而航空包裹郵費又太高嗎？好，爲了這些原因，我們中華郵政特別創辦了一項新的服務——中美陸空聯運郵政包裹。

辦了一項新的服務——中美陸空聯運郵政包裹。——水陸路輸送，自郵寄之日起約需七天至十天即可到達。如果收件人在美國西海岸，可能更快，其郵運的快速程度，幾乎和航空包裹一樣。寄達範圍包括美國各州及其屬地（夏威夷、關島、薩摩亞羣島除外）。郵費初重不超過一公斤新台幣一百元，續重每公升八十元，和航空包裹比較，便宜幾達一半。

愛爾蘭、中歐大陸、列支敦士登、奧地利、挪威、芬蘭、西德及西柏林、英國及北愛爾蘭、希臘、冰島、荷蘭、義大利、瑞士、瑞典、瑞士、梵諦岡。此項包裹係自台北空運至荷蘭阿姆斯特丹、約可於五至七日內運達。自阿姆斯特丹再由水陸路轉發各寄達國，較目前利用繞道南非洲之輪船載運約可縮短在途時間四十天。左右，但所付運費，和航空包裹比較，則便宜很多，詳細情形請向附近郵局詢問。

郵局辦理，普遍的受到大家的歡迎，請您自己並轉告您的親友多多利用。

台灣郵政管理局敬啓